



特别策划

春是大地突然涌起的一股温柔,无怪乎写作者总是为春天倾注感情。立春时节,有春光,有萼蒿、凉麦和水芹菜,有合乎幸福的美好想象涤荡在春风沉醉的书桌上——

立春到 万物晓

每一朵紫云英都很重要

□ 吴洲星

2021年,我偶然得知了紫云英乡村童声合唱团的故事。他们“连续三年获得浙江省合唱比赛一等奖”“2017年一举夺得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青少年组金奖冠军”……到底是什么样的潜能和特质,能让一个乡村学校的合唱团走上全国性的舞台,摘得桂冠?

这一切吸引我去探究。相片里,一位年轻的老师和一群朴素的孩子围坐在大树下,身后是一栋老旧的教学楼。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纯真的笑容,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有光,很明亮。

这一群来自乡村的孩子,和多年前的我一样。十多年前的我,不知道合唱团是什么。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会弹琴,她便成了全校学生的音乐老师。但她弹得不太熟练,总是磕磕绊绊,我们就在这磕磕绊绊的琴声里学会了歌曲。小学三年级,我转学到了乡里念书。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终于来了一位音乐老师,几乎全校的孩子都在议论着这位新老师的“传说”:从音乐学校毕业,非常年轻、美丽。更让我们欣喜的是,学校里有了单独的音乐教室。几乎每个孩子都跑到音乐教室外隔着窗户往里窥探过,好奇地盯着里面的二十几把小凳子,还有那架如同外来客一样的钢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钢琴,它被郑重地放在窗户边上,阳光落在黑色的琴面上,泛出洁净的光,看上去是那么优雅,那么神秘。第一堂音乐课,新来的音乐老师让我们排着队进入音乐教室,她教我们用唱歌的方式向她问好,她也用唱歌的方式回应着我们。我第一次听见了真正的钢琴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优美、悦耳,就像我在《紫云英合唱团》里写的:“不但能钻到耳朵里去,似乎还能钻到心里去。”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天坐在明亮的音乐教室里的喜悦,仿佛坐在春天的草地上,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也照进了心里……

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音乐的美好。

丰子恺先生说:“小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有敏感、丰富、真挚的情感。”在童年时期,便能感知到艺术的美,是何其幸运。我为紫云英童声合唱团这些来自乡村的孩子感到幸运。在他们童年时期,就有一颗音乐的种子轻轻地撒入了他们的心田。

孩子们的故事让我意识到,乡村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艺术教育的切实落地,对乡村美育有极大推动作用。而紫云英童声合唱团的孩



子们带来的惊喜,正是乡村振兴所结出的硕果,美育让乡村孩子的心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让美的追求在偏远地区生根发芽,逐渐长成一片绚丽风景。

除此之外,一个乡村童声合唱团之所以能大放异彩,一定有它独特的原因。

果然,我读到了这样意料之中的故事:“2009年,毫无经验和章法的舒老师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出征合唱比赛。为了增加看点,校长还动了一番脑筋,别出心裁地在合唱中加了一段武术表演。结果名落孙山。”

我追逐着新闻里的舒老师的踪影:

“去北京,去上海,去听大师班。舒老师接触到了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看到了他们精湛的、高水准的表演。”

“看到别的合唱团的状态,唱出来的歌的声音,突然就觉得差距真的是蛮大的。那个时候想怎么办呢?难道放弃吗?我想想,既然做了就要坚持下去。我觉得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甚至更好。”

“舒老师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乡村孩子的合唱教学法。”

“孩子们最真实的那个表情才是最美的。只有做到了真实,我们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

找到了,在这里!我心里惊叫道。

记者用文字记录了他们的排练状态。我想象一群孩子在田野中歌唱的场景:女孩子如同一朵朵小花,而调皮的男孩子就像一团团冒出来的蘑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唱着他们心里的歌。乡村,有城市无法比拟的自然美,在优美自然的乡村环境之下,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撒入音乐,一切是那么顺其自然,一切是那么和谐。

而合唱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叫妙妙的孩子,性格非常内

向,“老师问她,她也不说话的”,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妙妙主动要求加入合唱团,令大家惊讶的是,妙妙居然敢于展示自己,而且唱得特别好。妙妙说,她想唱歌给难得回家的爸爸妈妈听。“我就想着我到台上去表演,他们看着肯定会高兴。”加入合唱团后,妙妙愿意敞开心扉了,也变得开朗了。一个叫陈晗的女孩子,合唱团的老师觉得她声音不合适,就给了她一面鼓,对她说:“你很重要。”陈晗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我也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这些小小的故事让我动容。在小说里,我把这些令我感动的小故事融进了我所塑造的孩子身上:毛豆、陈大力、黄小灵、赵吉羊、林佳红……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背后都有着各自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唱歌不仅成了他们的爱好,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心灵的吟唱。

当我开始着手写合唱团的故事时,首先要做的功课便是了解合唱,了解一定的乐理知识。说来惭愧,我对音乐近乎无知,甚至连简单的乐谱都无法唱出来。动笔创作前,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为了更好地地了解合唱团的结构,通过广播电台搭桥牵线,我联系上了紫云英合唱团的老师舒静娜。我向了她了解关于合唱团的知识,有的甚至是很基础的问题,如:合唱团有几个孩子?参加合唱比赛对人数有要求吗?合唱团里是否有领唱的孩子?什么样的孩子可以进入合唱团……诸如此类,我像一个勤奋又懵懂的小学生,事无巨细地询问我想知道的一切,舒老师耐心地一一为我作了解答,仿佛我也是她的学生。

我没有见过舒老师,但在沟通过程中,一个年轻的、热情的、对合唱团的孩子怀着满满爱意的年轻女老师形象渐渐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小说里的小雨老师是舒老师吗?小雨老师是舒老师,又不单单是舒老师。小雨老师是无数坚守在乡村校园的老师们的化身。他们怀着纯粹的理想和爱,来到乡村小学,在那里奉献青春的同时,也用爱和艺术点亮了孩子们的梦想。

小说里的紫云英合唱团是真实的紫云英合唱团吗?确切地说,它是所有像紫云英合唱团那样的乡村少年艺术团。这些艺术团让学校美育落到实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让孩子们学习美、欣赏美、创造美,从而整体提高乡村文化发展,共同绘就新时代美丽乡村新图景。

有记者采访合唱团的孩子们,问到理想时,他们说:

“我想教我弟弟妹妹,让他们也喜欢唱歌。”

“我不想回老家,我就想留在这里继续唱歌。”

“长大以后我想教音乐,把舒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传递下去。”

……

我虚构了故事,虚拟了小雨老师,把“紫云英”这个名字保留下来,我觉得唯有紫云英这种植物最能代表他们的身份和特质:乡野的,朴素无华,心怀着像星星一样的梦想。

除此之外,我对“紫云英”这三个字,充满了别样的情感。

作为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从小我便对田间地头的植物有着天然亲切感。每到春天,我和姐姐就会挽着篮子一起去地里采马兰。油菜花地里,黄灿灿的油菜花开了,在春风里摇曳,像一汪鹅黄色的湖水。稻田里,有另一片花海,农人们撒下的做绿肥用的草籽长出来了,开出了密密的紫粉色的小花,那便是紫云英。我曾在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紫云英》里这样描写它的样子:“春天的时候,稻田里会开出一一种叫紫云英的小花,紫阴阴的一片,像无数密匝匝的小荷花,风过处,齐齐压倒一片,别提有多美。”

2009年,我尚在读大学,作为写作初学者,我接触到了儿童文学,拿起笔写下的第一个故事便是《紫云英》。很幸运,它刊登在了当年《儿童文学》十月号总第378期的头条。接到杂志社的编辑打来的用稿电话时,我有一种身在梦里的感觉。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在做着一个很美丽的梦,因为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儿童文学。十多年后,我再次写了紫云英的故事,这次的故事叫《紫云英合唱团》。

我太过梦想的珍贵了,尤其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童年时代遇到了“小雨老师”,遇到了紫云英合唱团,于是他们走出乡野,走上了舞台。我渴望将这个事写出来,将这些孩子们的追梦的故事写出来。我知道我写的不仅仅是这一群孩子追梦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相信梦想的力量,也相信梦想的光芒会照亮越来越多的紫云英们前行的方向。因为我也曾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我从乡村走出来,我心里始终珍藏着一朵紫色的小花。

愿你,愿我,愿我们,都能被梦想的星光照亮。



与父亲有关的那些书信

□ 彭卫平

父亲初小没念完,肚里没多少墨水,但给他一份报纸,他基本上能够慢慢悠悠念完,整个过程很享受。除了喜欢读报,父亲还喜欢读书信。父亲是个庄稼人,写信是件稀罕事。可曾经有那么两年,他几乎月月写信、寄信,收信的人是

彼时我正在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求学,全家人引以为傲。可我家纯劳动力户,供我上大学非常艰难。父母的窘迫生活也会传递给城里的我。一到周末,室友们出去逛街、购物、溜冰,我待在宿舍的窗口,呆呆地仰望蓝天。蓝天下的一角有老家所在。父亲此刻也许正在地里仰望我所在城市的天空。

我决定下楼,去收发室取信。收发室外的信件架上躺着浅黄色粗糙的信封,一两行歪斜的字迹,我的眼神愣在那里。我不急于打开它,一半是激动,父亲信中或许会提到寄钱的事情;另一半是害怕,害怕期待的汇款迟迟没着落。我手边实在拮据,买一点生活必需品往往望穿秋水。偶尔我会在书信中说到这些情况。

父亲一般不会很快给我回信。但一旦回信,他多半给我吃“定心丸”。我小心翼翼拆开信封,抽出信笺。一张薄纸,皱皱巴巴,依旧是几行歪歪斜斜的水笔字:我儿,知你急需钱,现将家中准备买猪肉的几十元钱先行寄去。几日后的困难,为父当想方设法解决,无虑为盼……

父亲的书信简短之至,我读来却双泪潸然。在不亏一人与顾念举家之间,父亲的取舍让我心头无比愧疚。

从那以后,直到毕业前夕,父亲的书信每隔一段时日便飘然而至。话语寥寥,有期许,有叮咛,更有慰藉。在我困难的日子,他的书信如灯火。父亲不太擅长表达,文法也常有错误。可他习惯了给我写信,唯恐一颗牵念之心无处安放。求学两年,我收到的信件中父亲的书信占了大头。父亲灼热而忧戚的眼神在一张张信笺中行走。

更早些年,生产队的一名小伙当兵入伍了,频频给老家长辈们去信,父亲也是他的收信人之一。小伙诚实,在信中爱说些部队趣闻,诉一诉想家滋味。书信通常在冬日寄来,父亲喜欢晚上拆开来看。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全家老少围着厨房的火堆取暖。柴火发出“噼啪”的燃烧声,父亲郑重其事拿出那封盖有部队专用邮戳的信封,小心拆开,抽出信笺,那一刻,他的眼神跟柴火一样,亮堂起来。

借着柴火光,父亲开始念信。他侧着头,闪着眼,声调抑扬起来。我们一家老少似懂非懂地听着。一边是熊熊的柴火,一边是父亲读信的声音,这种奇妙的组合竟然瞬间让一间小小农舍温暖起来。念信时,父亲时而点头,时而叹气,仿佛他看见了千里之外那小伙饱满乡意的眼神。那些书信的内容记不太清楚了,但父亲读信的声音和姿势仍回响于耳畔,盘旋于脑海。父亲偶尔回信,在老家厅屋那张吃饭用的方桌旁铺开信笺。他勉励小伙在部队好好表现,给村里人争光。他不介意家人看他怎么回信,有时还要我们帮他改一改。直到满意了,他念上几遍,才套进信封,托人寄出去。我猜想,大概是小伙书信中透出的一脉乡情与敬老之心让他受了感染吧。

这便是父亲早年间与书信的故事。一个忙碌于田间地头的农民,会把那些书信当宝贝保存下来,搬家也舍不得丢。当年我不太理解,直到自己上大学后,看见父亲同样珍藏我给自己的书信,才慢慢懂得,在他的世界里,文字背后的乡情与亲情多么重要。牛皮纸信封,几页薄信笺,那些让人久久回味的东西怎么一下不见了?好多回,父亲陷入迷惘。

繁花有时 花落有时

□ 黄伟兴

葛,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视觉冲击力,营造出一个繁华且充满生机的上海形象。相较于电视剧,小说描绘的是作者金宇澄记忆中繁华与市井并行的上海风貌。全书带有独特的上海地域性,人物众多,语言细碎,故事脉络非常庞杂,且它的内涵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延展性。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通过描绘沪生、阿宝、小毛等人的生活情感经历,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上海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变迁。

初看书名便觉得独具意义,金宇澄对此的解释是:“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的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小说《繁花》的书名正好契合书中的各色人物,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脚踏实地的普通人,有成功时的辉煌,也有失败时的黯然,你方唱罢我登场。繁花有时,花落有时。

如果说电视剧版《繁花》是广袤的江湖山海,那么原著小说《繁花》便是无垠的繁星宇宙。由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主要聚焦20世纪90年代,叙述了阿宝在上海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与三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

把喜怒哀乐分享给阿宝。“蓓蓓的钢琴,苍黑颜色,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稳重,沧桑,旧缎子一样的暗光。”寥寥几句,便体现出金宇澄的巧妙构思。书中将钢琴人格化,突出了它对于蓓蓓的重要性。这日夜夜陪伴她的“黑马”,是她重要的伙伴,也是她情感的寄托,承载了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失去钢琴,蓓蓓就发疯般去寻找,最后变成金鱼消失了。仿佛钢琴就是蓓蓓的外化形象,她的消失成了一种无言的遗憾。可见,蓓蓓在书中是特别的存在。当别人成长、老去时,她是个小女孩。别人失恋、得意时,她还是个小女孩。金宇澄似乎不愿笔下的蓓蓓活在复杂的人情社会中,于是将她留在朋友的回忆里:永远天真、无忧无虑。作者书写蓓蓓时,宛如在怀念过去的人,叹息逝去的青葱岁月。

在当代海派作家中,王安忆与金宇澄都以上海人的经验和视角去书写上海,具有上海地域特色的同时,语言风格也独具魅力。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用普通话娓娓道来,成群白鸽在鸽楼之上的浩瀚天空俯瞰上海弄堂里的男男女女;而金宇澄的《繁花》具有沪语的明显特性,他凝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侧重于“繁复”,将绵密絮叨的吴语和普

通话精确融入雅致的行文中。金宇澄以本地人的视角描绘了弄堂与洋房,菜市场与咖啡店以及莫干山路、拉德公寓、大自鸣钟的尘世百态,也塑造了各个阶层的饱满人物形象,令小说《繁花》展露出上海的地道特点。金宇澄在小说《繁花》中不仅善于运用方言,还展现了深厚的古典底蕴和高超的语言掌控力。他大量运用短句,常用句号和逗号分隔,注重叙述和表达的节奏,段落由大块文章构成,使小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叙事方式,让语言具有阅读的新鲜感和生动的画面感。

值得注意的是,全书用了上千个“不响”。不响,在书里就是默不作声的意思。许子东认为,“不响”,是属于上海人的“一句顶一万句”。它意味悠长,宛如一种沉默的留白,犹有万钧之力。

毛尖曾言:“金宇澄重新发明了上海。”他用陌生化的语言,使读者重新认识了上海,他让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繁花”的模样。小说《繁花》的叙事方式比较少见,语言也相对繁琐细碎,从它的题材和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读者都能接受,它让读者感受到方言的魅力与感染力,也展现了上海城市深处鲜为人知的一面,为广大读者对上海的认知和想象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

小说《繁花》充满了浓厚的上海风情,生动描绘了在风云变幻、社会变迁中的众生百态,同时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的独特视窗。金宇澄用鲜活跃动的文字,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书写了过去,观照了现实,既酝酿出上海的特色滋味,也绘制出繁花般起起落落的百态人生。



《繁花》
金宇澄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